

澳門《華人習俗條例》的立法、修訂嘗試和取代

陳震宇*

一、引言

歐洲法學一般視“風俗習慣”為民法的法律淵源，並陸續在 19 世紀的法典化運動中加以確認，通過這項運動主張的價值觀——自由、平等、民主等，使風俗習慣正當化。另一方面，歐洲多國在 15 世紀開始實施對外殖民擴張，並在 19 世紀中葉以後逐步發展出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基礎的殖民主義思想。在殖民主義的語境下，殖民統治者對當地居民“風俗習慣”的規律加以歸納，並通過宗主國的立法技術而產生的法規，其內容卻往往與歐洲法典化運動中主導的價值觀不相容，亦非根據當地居民的意願而草擬，它反映的卻是與宗主國本土法典化運動過程中被徹底否定的部份——等級規則思想，或執政權威和依附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而這些“風俗習慣”又以宗主國的語言，而不是適用族群通曉的語言定例，這同樣與當時流行的代議民主立法思想相悖。換言之，“風俗習慣”在殖民地的法制化過程，往往反映的是保留“風俗習慣”與殖民統治者“教化使命”之間的矛盾。¹

葡萄牙作為西方最早對外實施殖民擴張的國家，很早便意識到以認可定居地或殖民地當地居民的風俗習慣，可作為建立治理當地居民機制的切入點，葡屬印度的農社便是典型的早期例子。隨着葡萄牙在 19 世紀建立立憲制度和殖民擴張向內陸深入，殖民統治者為當地居民的風俗習慣定例，以及制定相關的訴訟程序的必要性變得日益明顯，甚至在 1867 年葡萄牙首部《民法典》頒佈

* 博士，研究方向為公共行政管理。

¹ Cristina Nogueira da Silva, “‘Missão Civilizacional’ e Codificação de Usos e Costumes na Doutrina Colonial Portuguesa (Séculos XIX-XX)”. *Quaderni Fioentini per la Storia del Pensiero Giuridico Moderno*, vol. 33-34(II), 2004, pp. 899-919.

之前便已有實質的措施，例如在莫桑比克，殖民當局於 1852 年曾制定過適用於比通加（Bitonga）族群的風俗條例、1855 年又曾為伊尼揚巴內（Inhambane）地區的“土著”（indígenas）制定過調解條例等。² 而 1909 年頒佈實施的澳門《華人習俗條例》，³ 同樣有着上述的背景，它是葡萄牙在澳門全面確立殖民統治後，為當地華人“風俗習慣”法制化的成果之一。本文以原始文獻資料為基礎，嘗試探討澳門《華人習俗條例》從立法、修訂嘗試到被取代的基本背景及全過程，藉以辨析以至嘗試澄清華人學術界長期以來就葡萄牙殖民管治時期澳門法律和司法的客觀特徵曾提出過的一些觀點。

二、立法背景和經過

葡萄牙在澳門全面確立殖民管治之後，殖民官員對於應否為華人風俗習慣定例，在最初的時候似乎還是持有保留的態度，例如檢討華政衙門運作的委員會在 1867 年提交的報告中，甚至認為澳門“土著”居民的“文明程度”遠超於葡萄牙本身，另一方面又認為即使華人居民抗拒，當局仍應教育他們葡式法律和審判方式，唯有這樣才能切實確保其權利，因此建議華政衙門的司法管轄、訴訟程序和上訴，“除特別規章外，遵照西洋一般律例”。⁴ 但是，里斯本中央政府並不認同澳葡官員的這種態度，而且當澳門總督上書建議委任一名法學士，以便在澳門按察司或華政衙門理事官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可予代任時，還借勢促請澳門總督從速為華人風俗習慣定例，甚至以此作為在澳門增設備席按察司兼華政衙門檢察當局代理的條件。⁵

另一方面，葡萄牙在 1869 年將《民法典》伸延至海外屬地生效之前，管理外洋屬地並水師事務部曾通過國家律政司、為改革海外屬地司法組織而設的專

² Portaria Provincial n.º 269. *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Geral de Moçambique*, n.º 19, 11 de Maio de 1889, p. 299（序言部份）。

³ 後人曾將之譯作“華人風俗習慣法典”，但由於原始文獻資料顯示已有既定譯名，不建議繼續使用。

⁴ Relatório acerca das atribuições da Procuratura dos negocios sinicos da cidade de Macau. In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º 12, 25 de Março de 1867, p. 64.

⁵ *Collecção da Legislação Novissima do Ultramar (Volume VII) - 1868 e 1869*, pp. 7-8。葡萄牙中央政府在 1877 年仍然在澳門華人風俗習慣尚未定例的情況下，決定在華政衙門增設檢察當局代理一職，並由澳門總督於 1879 年起執行。參閱 *Collecção da Legislação Novissima do Ultramar (Volume IX) - 1875 a 1878*, p. 547；Portaria n.º 140. In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º 42, 18 de Outubro de 1879, p. 258。

責委員會和屬地公會，對各地的特殊族群引入保留本身風俗習慣條款的事宜展開過討論並形成意見，⁶ 而在草擬有關《民法典》在海外屬地適用的皇室令時，附同的報告已明言獲保留風俗習慣的對象均屬“土著”族群，⁷ 包括澳門的華人，⁸ 但當事人仍可按個別案件的性質，在關係人的同意下選擇適用葡萄牙《民法典》。此外，又規定相關海外省的總督須立即責成具權限者，對該等族群的風俗習慣定例，並交中央政府核准。⁹ 關於將葡萄牙《民法典》伸延至海外屬地生效的 1869 年 11 月 18 日皇室令，因而成為了澳葡當局為華人風俗習慣定例的法律基礎。

雖然澳葡當局起初似乎不太積極為華人風俗習慣定例，但仍通過華政衙門作為司法組織的日常運作，而粗淺地勾勒出“風俗習慣”的一些基本框架。隨着有份行使司法職能的組織，例如華政衙門、按察司衙門和讞公局等的運作逐漸成熟，司法官員通過日常的工作，而逐漸對華人居民的風俗習慣有較系統的認識，亦開始意識到華人的“風俗習慣”對案件審理的影響，這些都為日後制定《華人習俗條例》提供條件。例如，自 1877 年起先後由澳門總督和葡萄牙中央政府頒佈的不同版本的華政衙門運作規章中，都提到其於審理民商事訴訟（後來擴展至審理與孤兒有關的訴訟）時，除儘可能參照華人（中國）法律外，還應考慮其風俗習慣，尤其接納按照本身禮儀形式而作出的宣誓，並規定對繼承和家庭組織的體系、契約格式以及一切專屬於華人的各項制度等都予以尊重，後來還規定承認按照本身風俗習慣而訂立的遺囑。華政衙門的陪審員和後來的 12 人委員會制度，亦可被視為在《華人習俗條例》未頒佈之前，為解釋華人風俗習慣，協理事務官權衡利害提供依據。

1880 年 3 月 17 日，派駐華政衙門作為檢察當局代理的巴士度（António Joaquim Bastos Jr.）在一份提交給總督賈沙拉（Joaquim José da Graça）的報告中，提到將華人居民風俗習慣，包括婚姻、夫婦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非婚生子女的準正、收養、親權的解除、特留份的剝奪、子女的監護權、家庭關係及其

⁶ *Processo relativo às alterações que se devem fazer ao código civil para se tornar extensivo às províncias ultramarinas*. In AHU_SEMU_CU_PROCESSOS DAS CONSULTAS, Cx. 100, D. 3543 (1L-CODG), 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藏。

⁷ *Collecção Oficial de Legislação Portuguesa (Anno de 1869)*, p. 579.

⁸ 第 8 款第一附款第 b) 項，具體指屬華政衙門處理權限，涉及華人風俗習慣的訴訟。

⁹ § 3.º do artigo 8.º do Decreto de 18 de Novembro de 1869. *Collecção Oficial de Legislação Portuguesa (Anno de 1869)*, p. 580.

管理（指“親屬會”）、扶養、生前及死因贈與、宣誓、繼承和分割等涉及私法關係的部份整理定例的迫切性，認為這樣做不但涉及華人居民的司法公正，亦涉及葡萄牙在澳門實施治理的正當性，以及華政衙門本身是否能暢順運作。¹⁰ 賈沙拉接納了有關意見，並在同年 4 月 19 日發出關於修改華政衙門章程的札諭中，提到有必要將華人居民的風俗習慣定例¹¹（*codificar*。該札諭的中文譯本將之誤譯為“編彙成冊”），可見當局在《民法典》在澳門生效後，為華人風俗習慣整理定例的意願開始變得積極，而華政衙門在 1881 年設立的 12 人委員會，更明訂運作期限為華人風俗習慣定例之前，藉以重申中央當局最終為華人風俗定例的政策意向。

另一方面，澳葡司法官員對於華人風俗習慣的認識，進一步發展為有系統的研究，時間點不晚於 1890 年代。在澳門任職的葡萄牙法官，例如在 1891 至 1894 年出任過駐澳門國家律政司（即檢察官），然後被任命為澳門按察司的麻加齡（Albano de Magalhães），便曾對華人居民的風俗習慣，以至中國的法制展開過深入的研究。麻加齡尤其認為，有“迫切需要”研究華人的風俗習慣，因為這不但牽涉澳門，還有在帝汶和東非（莫桑比克）居住的華人，因此利用工餘時間完成有關婚娶、親屬、繼承、立嗣、祭祀、禮儀、工商、刑罰，以至律例和司法見解的研究，還計劃付梓發行。¹² 其著作《屬地研究（第一卷）》（*Estudos Coloniaes, Volume I*）中亦提及《大清律例》的《刑律》作為比較法的舉例，討論在海外屬地重視法律多重性的必要。¹³ 其他的官員曾亦以自己的工作經驗，直接向里斯本中央當局草擬過關於澳門華人風俗習慣的報告或通信。¹⁴ 此外，澳門按察司衙門的圖書館截至 1904 年 3 月已藏有一定數量涉及華人風俗、中國局勢、國際私法，以及葡萄牙海外屬地“土著”管理和東亞地區民商法的書籍、期刊和報告，包括《大西洋國》（*Ta-ssi-yang-kuo*）、《尺牘》（*Formulário das regras e convites de cerimónia chinesa*）、《澳門的華人》（*Os*

¹⁰ Relatório do Agente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junto da Procuratura, acerca dos negócios do mesmo Tribunal. In *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n.º 14, 3 de Abril de 1880, pp. 95-99.

¹¹ Portaria n.º 26. In *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n.º 26, 24 de Abril de 1880, pp. 108-109.

¹² Albano de Magalhães, *Estudos Coloniaes (Vol. I) – Legislação Colonial*. Coimbra: F. França Amado, 1907, pp. 146-147.

¹³ Albano de Magalhães, *Estudos Coloniaes (Vol. I) – Legislação Colonial*. Coimbra: F. França Amado, 1907, p. 248.

¹⁴ *Impressão de trabalho referente a usos e costumes chineses*. In AHU_ACL_SEMU_DGU_1R_002, Cx0011, 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藏。

Chins de Macau)、《洛倫索馬貴斯督管區》(*O Distrito de Lourenço Marques*)、《葡屬印度農社新規章草案》(*Projecto do novo regulamento das Comunidades agrícolas do Estado da Índia*)、《日本民法典》、《日本商法典》等，¹⁵ 這些參考材料不但對於日常審理涉及華人的訴訟案件，而且對於歸納澳門華人風俗習慣的規律，並通過自身的立法技術成為法律方面，都有直接的助益。而葡萄牙管理外洋屬地並水師事務部亦於 1904 年 11 月 30 日發出過兩份札諭，分別要求各地總督就《行政法典》和《民法典》在當地的執行情況，以及因應當地的風俗習慣，就改善司法組織、民商刑法和相關訴訟搜集資料並提出建議。¹⁶

如果說上述的研究工作和配套僅屬紙上談兵，那麼對《華人習俗條例》立法工作能直接起推動作用的，當屬時任澳門按察司韋登(João Marques Vidal)。韋登曾上書時任總督高丁玉(Pedro de Azevedo Coutinho)，力陳落實葡萄牙中央當局關於為“土著”風俗習慣定例的規定，自有其“便利性及迫切需要”，並附同《華人習俗條例》草案初稿。韋登的建議獲高丁玉接納，並於 1908 年 3 月 31 日發出札諭，成立一個由韋登出任主席、國家律政司蘇沙(Américo Guilherme Botelho de Sousa)、議事公局局長俾利喇律師(Francisco Xavier Pereira)、華政務廳理事官黎登(Carlos de Melo Leitão)、譯務署署長宋次生(Carlos Augusto Rocha d'Assumpção，又譯亞宋生)為委員、譯務署副署長左治(José Vicente Jorge)為秘書的委員會，同時邀請譯務署的中文寫字 Chan-Chong-Fun(音譯陳仲寬)、鏡湖醫院兩名值理葉侶山和趙立夫，以及三名華商 Phillippe Hui(音譯斐理伯許)、Iong-Lin(音譯容連)和蔡康列席，就《華人習俗條例》草案發表意見。¹⁷ 值得注意的是，委員會的工作是對草案發表意見，而非草擬《華人習俗條例》，意味着高丁玉總督是在收到按察司早前提交的草案初稿後，才決定成立委員會進一步聽取意見。《條例》的草案在 6 月 6 日舉行的總督公會會議上審議，但討論的重點竟然落在究竟澳門方面是否有權限緊急審議上。結果會議採納駐澳門國家律政司的建議，先討論草案，再將結果上呈中央政府決定。至於草案本身，則在沒有成員發言的情況下獲通過。¹⁸ 里斯

¹⁵ *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º 14, 2 de Abril de 1904, pp. 114-117.

¹⁶ *Collecção Oficial de Legislação Portuguesa (Anno de 1904)*, pp. 1903-1904.

¹⁷ Portaria n.º 88. In *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º 8, 4 de Abril de 1908, pp. 406-407.

¹⁸ Acta da Sessão do Conselho do Govêrno, 6 de Junho de 1908. In *Administração Civil (1897-1909)*, n.º 29276, 澳門檔案館藏。

本方面於 1909 年 6 月 17 日頒佈《華人習俗條例》，一個多月後在《澳門憲報》上轉載，¹⁹ 但由於沒有中文譯本，故於 9 月 4 日再度刊登，²⁰ 不過仍有漏譯，而當局在《條例》生效期間都沒有對此作出過任何更正。

當時《華人習俗條例》漏譯的部份有兩處。第一處在第 27 款：²¹

附款：若其母改嫁別人或隨別人作妾時，得由家長代理之。

第二處是附件《發誓章》之後的註釋：

註：此類俗成之發誓章者，必書有告發之事或以致發誓之任何事實因由。

是故，發誓章之內容必有不同，惟應依今吾人予以刊行之格式為要。

《華人習俗條例》僅涉及民法上的親屬（特別是婚姻）、繼承和宣誓三方面，沒有涉及的部份，受葡萄牙已伸延至海外屬地生效的法規約束（第 32 款）。從結構上看，《華人習俗條例》不涉及民法的全部範圍，此點與葡萄牙殖民統治者為其他海外屬地制定的風俗習慣法規相似，例如在 1880 年適用於果阿全境的印度教徒及異教徒的風俗習慣條例，僅涵蓋親屬、繼承和宣誓；²² 1889 年莫桑比克《伊尼揚巴內非洲人紛爭調解法典（訴訟篇）》（*Código dos Milandos Inhambanenses* [*Litígios e Pleitos*]）僅涵蓋親屬、債和繼承等。²³ 而雖然《華人習俗條例》主要是在兩廣地區風俗習慣的基礎上制定（第 31 款），但對於例如離婚或離異的規定，實際上可上溯至漢代《大戴禮記·本命》記載的“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這套禮制後來通過《唐律》加以法律化並固定下來；至於《條例》確立的宗祧繼承原則，更可上溯至周代。這些歷時過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禮制和社會規範，《華人習俗條例》基本上都是照單全收，甚至可以通過葡萄牙的立法技術，而成為適用於澳門華人的法律條文。

¹⁹ *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º 31, 31 de Julho de 1909, pp. 317-319.

²⁰ *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º 36, 4 de Setembro de 1909, pp. 378-380.

²¹ “款”即現時的“條”，下同。

²² *Collecção Oficial de Legislação Portuguesa (Anno de 1880)*, pp. 404-405.

²³ Portaria Provincial n.º 269. *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Geral de Moçambique*, n.º 19, 11 de Maio de 1889, pp. 299-306.

三、兩次修訂嘗試

有關《華人習俗條例》的修訂，已知曾有兩次，但都不了了之。第一次的嘗試是在 1920 年。²⁴ 在當年 7 月 1 日召開的總督公會會議上，委員黎登在議程前發言之前，提交關於修訂《華人習俗條例》的建議書，但並無進一步說明原因。黎登建議《條例》關於繼承和財產管理的規定適用於華人天主教徒、妾侍在丈夫身故後，應被視為孀婦、修改立嗣規定，遇父母雙方已亡改由家長執行、未嫁女子應獲分配遺產作為嫁妝，以及減少身後營業（家族公產）的劃撥比例，並詳細規定登記、管理辦法以及起訴條件。然而，黎登的建議除了立嗣規定外，經按察司孟嘉德（Álvaro de Seíça Moncada）和華民訴訟署（Tribunal Privativo dos Chinas）²⁵ 署長畢度（Álvaro dos Santos Pato）諮詢附設在訴訟署的委員會關於繼承的風俗和營業的性質等的意見後，大多都不予接納，並進一步提出修訂建議。而時任總督公會委員、天主教司鐸劉雅覺則從教理和教會法的角度，認同按察司和華民訴訟署署長的意見。

黎登的修例建議由於未能取得華人社群內部的共識，經過兩個月的討論後便歸於沉寂，直到總督施利華（Henrique Monteiro Correia da Silva）任期完結，都未有再提。1923 年 1 月，新總督羅德禮（Rodrigo José Rodrigues，又譯羅理基，時譯羅德利古）上任，意識到現行法例未能跟上華人社群的發展步伐，除了有需要修訂《華人習俗條例》外，還認為有需要研究建立以華人子弟為對象的公立一般和職業教育體系，以及研究民事登記法律的適用問題，因此決定成立“華人習俗顧問委員會”，²⁶ “以備關於政府及華僑各項利益之事而資顧問”。

委員會由以下人士出任：

主席：華民訴訟署署長畢度

委員：劉玉麟（居澳前中國公使、廣東省政要）

文第士（利宵中學教師、律師）

²⁴ 關於此次修訂《華人習俗條例》的嘗試，引自華人習俗顧問委員會（Comissão Permanente de Consulta sobre Usos e Costumes Chineses）檔案（Administração Civil (1919-1924), n.ºs 29258-29261，澳門檔案館藏），恕不一一註明。

²⁵ 後人曾將之譯作“華人專有法庭”，但由於原始文獻資料顯示已有既定譯名，不建議繼續使用。

²⁶ Portaria n.º 143 (Republicação). In *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n.º 6 (2.º Semestre), 11 de Agosto de 1923, p. 91.

庇山耶（利宵中學教師、律師）

黎登（議例局委員）

盧廉若（鏡湖醫院值理會主席）

周鳳池（同善堂值理會主席）

左治（議例局華人社群代表）

劉雅覺（司鐸、議例局前華人社群代表）

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lva，譯務署署長，兼任秘書）

在伯多祿的建議下，1923 年 8 月增加何寶巖（教師、產業主）和徐佩之（譯務署寫字，兼任中文秘書）為委員。²⁷

該委員會在 1923 年 9 月 24 日舉行首次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分委員會，研究 1920 年黎登的草案和孟嘉德與畢度聯合草擬的意見書，成員除通曉葡語的劉雅覺外，全部都是葡裔人士。委員會在 1924 年 5 月 12 日和 27 日再舉行會議後，形成了一份新的草案；而劉玉麟就修例一事，曾建議“凡華人在世，無論有無奉教，均有留下遺書之權”，但由於確立遺囑的權利本來已有法律保障，所以未被當局考慮。而新草案的內容，與孟嘉德和畢度的修訂建議相比也有進一步的完善，重點在於盡量使各項涉及華人風俗的法律程序，與葡萄牙時行規定看齊：

第一，明確《條例》的適用範圍。除了非葡籍澳門華人外，葡籍華人同樣可通過法律聲明而適用《條例》規定，但《條例》中與天主教教理和教會法不符的規定，例如離婚、立妾等，仍不適用於天主教徒；澳門以外的華人，如涉及屬人法則，亦適用《條例》規定。

第二，簡化或刪除個別條文，達至直接適用葡萄牙時行法律規定的效果。例如簡化財產管理、親權或監護權的條文，不再單獨列明“體己”（妻子婚前的財產）和子女福祉的具體處理方法；刪除夫妻離婚，子女歸丈夫贍養的規定；以及通過刪除以華人風俗（斬雞頭）宣誓的規定，不再承認其有效性。

第三，修訂、細化或更改個別華人風俗程序的規定或方法，使之與葡萄牙時行法律趨同或類似。例如：明確家族治理的規定，特別是親屬會的屬性和家

²⁷ Portaria n.º 168. In *Boletim Oficial do Govê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n.º 9 (2.º Semestre), 1 de Setembro de 1923, p. 148。伯多祿原另建議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總理蕭瀛洲加入該委員會，惟未被接納。

長的產生方式；明確立嗣屬任意行為，以及嗣子必須先經親屬會指定。明確天主教徒在不違反教理和教會法的情況下亦可立嗣；更改營業的管理方法，明確在全體關係人同意之下可以轉讓，在客觀上達至盤活市場流轉的效果。

雖然新草案與時行《條例》相比，女性的待遇似乎稍有改善，例如不再明確規定親女不得繼承遺產、未嫁女子繼承遺產僅作妝奩之用等，但仍維持《條例》中具有濃厚宗法色彩和性別不平等的規定，例如妻子不得因丈夫有姦情而提起離婚，但丈夫仍可因妻子犯“七去”而提起；親女繼承的遺產份額，仍不得超過長子的四分之一（原本為八分之一）等。對於丈夫身後對孀婦和妾侍的贍養，新草案甚至更進一步，明確規定份額上限不得超過遺產總額的十分之一。

然而，在新草案擬就的幾乎同一時候，羅德禮宣佈行將返葡，並在 7 月啟程，從此不歸，新草案並未成為議例局的提案，第一次的修例嘗試就此不了了之。至於“華人習俗顧問委員會”的另外兩項任務——研究建立公立華人教育制度和民事登記法律的適用問題，則從未展開，委員會本身甚至由於總督換人而自動解散。

事實上，中國社會自清末民初以來的劇烈變化，同樣對澳門的華人社群產生直接的影響，對於澳葡當局而言，修訂《華人習俗條例》很可能只是時間問題：隨着西方思想自 19 世紀中葉已降大量湧入中國，興辦女學逐漸在內地和澳門形成風氣，後來辛亥革命導致帝制覆滅、“五四運動”、“五卅運動”等社會政治運動此起彼伏，使女權思想和性別平等的意識進一步深入中國社會並加以鞏固。與此同時，清末期又展開法律近代化運動，形成《欽定大清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大清商律草案》、《大清刑事訴訟律草案》、《大清民事訴訟律草案》等一系列的部門法，²⁸ 但大部份因逢政體更迭，從未實施。清帝制被推翻後，北洋政府曾完成《民律草案》，同樣從未實施，直至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開始編訂“六法全書”，其中《中華民國民法》的親屬編和繼承編在 1931 年開始實施，形成了以歐洲大陸法為參照的中國民法體系。

雖然當年澳葡當局草擬《華人習俗條例》是葡萄牙把海外屬地“風俗習慣”法典化的慣例政策化的直接後果，與中國法律近代化運動幾乎毫無關係，但巧合的是清政府開始編訂民法的工作的時間點（光緒三十三年，即 1907 年），

²⁸ 參閱劉廣安等：《晚清法制改革的規律性探索》，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 年。

與澳門按察司韋登向時任總督高丁玉提交《條例》草案接近（1907 至 1908 年間）。但是，如果簡單比對澳門《華人習俗條例》與《大清民律草案》的一些內容，即發現兩者有很多方面的規定截然不同，例如《條例》以“七去”作為丈夫提出離婚的條件，卻並未反映在《民律草案》之中，其建議的反而是相對反映性別平等的一些條件。²⁹ 由於清政府在編訂民法時，雖有展開民事習慣調查，但受立法技術所限，調查所得並未採納為成文法，僅以“民事本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法”一筆帶過，反而由於葡萄牙此時已有一定的立法技術基礎（儘管並非完全成熟），使澳門《華人習俗條例》頗能通過成文法反映當時兩廣社會現實的普遍風俗。後來頒佈的《中華民國民法》，雖礙於國家實際上尚未完全統一，而無法在現實層面做到普遍推廣和實施，但由於葡萄牙承認當時南京的國民政府是中國的合法代表並建立起外交關係，所以《民法》在法理上正式在中國實施，足以倒逼澳葡當局再度正視《條例》的修訂問題。事實上，澳葡當局後來亦承認《中華民國民法》的實施是第二度嘗試修訂澳門《華人習俗條例》的原因之一，再加上司法和行政部門在 1930 年代已屢次表達對《條例》的過時規定的不滿，³⁰ 時任護理總督³¹ 在 1933 年 5 月 18 日簽發札諭，委任由法院院長（前稱按察司，即法區法官）孟多薩（José Januário de Mendonça）、律政司（即檢察官）費雷拉（José Alves Ferreira）、律師左次治（Américo Pacheco Jorge）、律師宋耀生（João Correia Paes d'Assumpção）和譯務署一等翻譯巴塔利亞（António Ferreira Batalha）組成修訂《條例》的委員會。

但是，委員會成立後一直未見運作，直至總督美蘭德（António José Bernardes de Miranda）在 1934 年 5 月 8 日重新委任由民政廳廳長巴寶沙（João Pereira Barbosa）出任主席、律政司費雷拉、律師左次治和譯務署一等翻譯巴塔利亞為委員後，修訂工作才正式展開，首先請左次治提出修例的方向，並在 6 月形成草案的初稿。主席巴波沙在 8 月 20 日發函，向法院院長、律政司、澳門和海島政務廳廳長、律師和葡裔人士共 17 名諮詢初稿意見，但最後並非所有人都給予回覆，在收回的意見中更只有律師的意見比較詳細，宋耀生更幾乎逐條提出建議。在官員方面，澳門政務廳廳長的意見以修改字眼為主，法院院

²⁹ 《大清民律草案》建議，遇有重婚、妻子與人通姦、丈夫因姦非罪被判刑、圖謀殺害、虐待、重大侮辱、惡意遺棄、生死不明超過三年的情況，夫妻任何一方可提起離婚訴訟。

³⁰ Repartição Central do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1933-1948). *Processo n.º 59, Série C*。澳門檔案館藏。除非特別註明，關於本次修訂《華人習俗條例》的經過均引用自該檔案。

³¹ 當時出任總督的美蘭德在 1933 年 4 月至 9 月期間返葡，出席屬地集團總督會議。

長和律政司甚至分別以事務繁忙和不熟悉華人風俗為理由，婉拒發表意見或要求提供詳細卷宗。而雖然巴波沙尤其在收到法院院長的回覆後，批示“佇候院長閣下示覆”，仍於事無補。

值得注意的是，是次修訂無論在委員會的組成，以至委員會決定諮詢外界意見時，其實都沒有把華人視為被諮詢的對象，律師加西亞（João Jacques de Lima Gracias）在回覆中亦指出，由於此事完全關乎華人社群利益，建議將草案譯漢。委員會接納了加西亞的意見，在完成彙整意見後，將草案內容於 1935 年 3 月和 4 月先後在葡文和中文報章刊登。然而，就在草案向社會公開的同時，政務會議實際上已開始審議有關內容，並在 5 月初完成。從時間點可見，即使有關草案向社會公開，能否達至收集意見的效果，頗成疑問。

當局在政務會議審議完成後，於 6 月 17 日致函屬務部部長，請求核准草案（全文見附件）。里斯本方面似乎亦對《華人習俗條例》的修訂頗為重視，在 9 月 2 日特別向總督拍發電報，要求提供相關的政務會議記錄。不過，時任屬務部部長博薩（José Ferreira Bossa）任職僅九個月，便於 1936 年 1 月由馬揸度（Francisco Vieira Machado）取代，再加上同年鄰國西班牙爆發內戰，後來還有葡萄牙海軍艦亞豐素雅布基號（NRP Afonso de Albuquerque）和當河號（NRP Dão）叛變事件，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因素，施政重點隨着國內外情勢變化而轉移，澳門修訂《華人習俗條例》一事自然無暇顧及而被擱置，第二次的修例嘗試同樣以失敗告終。

是次澳門《華人風俗條例》的修訂草案，主要體現在規定上盡量與《中華民國民法》相似，例如廢除以“七去”作為離婚理由、訂定提起離婚訴訟的期限等。然而，相比起《民法》本文對立妾並無規定，但通過司法院解釋而默認其存在，《條例》的修訂草案明確建議保留立妾風俗，但增加丈夫須先取得妻子同意的前提。《條例》同樣建議保留立嗣風俗，但《民法》通過司法院解釋後已被明確禁止。立妾和立嗣風俗得到保留，進一步影響《條例》在遺產繼承方面的規定，特別是維持女性繼承遺產的限制，但除此之外，《條例》對特留分的分配、繼承人的順序等，又與《民法》規定基本相同。《條例》與《民法》之間的另一個分別，在於“家長”的定義。《民法》規定，家置家長，家務由家長管理，家屬只可受委託處理家務的一部份，家長由親屬團體中推定，或由輩分最尊者出任，在無能力或不願意時，才由其指定家屬一人代理；但《條例》

草案將“家長”一職與家務的操持者分開：“家庭間之主權，當操諸父之手，父死或他往時，則由母氏操之，雖屬侍妾亦可維持”、“家長為夫族最近之親屬，乃一家之長。”此外，《條例》建議夫妻結婚前後的財產制度比《民法》的規定簡單，尤其《民法》的婚前“特有財產”概念，在《條例》修訂草案中並不存在。然而，由於《民法》又規定“特有財產”適用分別財產制，因此夫妻財產的支配方法又與《條例》建議的做法相若。是次澳門《華人習俗條例》的修訂思路，正如律師殷理基（Henrique Nolasco）發表諮詢意見時所言，是一份既將澳門華人的風俗習慣定例，同時又將《民法》中的個別規定引進實施的草案。當局之所以有這種取態，正如草案的序言部份所言，是為了“以免粗暴破除數世紀以來之傳統，而使法律無法執行”。

四、取代

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等相繼爆發，逐漸形成以中、英、美、蘇為首的同盟國陣營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線。隨着戰局明朗化，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國民政府亦開始準備收回外國在華租界。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外交部在 1945 年 8 月 31 日提出收回澳門的方案，並為此通過中國國民黨及其外圍組織，在粵澳兩地製造輿論準備，國軍第 64 軍 159 師師長劉紹武更在沒有事先知會澳葡當局的情況下，在 1946 年 2 月率領警衛武裝進入澳門，³² 一方面慰問同胞，另一方面宣示主權，並提高國民政府在澳門華人社群的聲望。在上述背景下，屬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外圍組織的澳門中華婦女會在 3 月 8 日舉行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的大會上，常務理事陳德和提出爭取澳葡當局修訂《華人習俗條例》：“澳門的財產承繼權是有別於我們祖國的。我們自民國以來，兒女財產均一律平等分配，而澳門則長子佔其八份、次子佔其四，女子則僅佔次子之四分之一。如是則女子所得遺產，實不足以維持生活，復不能享受其應得之教育，故希望全澳婦女動員起來，力爭自由平等。”³³ 同年 4 月 10 日，婦女會向澳門總督提交請願信，要求修訂《華人習俗條例》，為《條例》揭開第三次修訂嘗試的序幕：

³² 吳志良：《澳門政治制度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86-189 頁。

³³ “陳德和勸勉全澳婦女 一致力爭自由平等”，《華僑報》1946 年 3 月 9 日，第 4 版。

呈為呈請事：查一九〇九年，葡京頒佈之華人習慣法三十三條施行以來，僑居澳門之中國人一律遵守而受其約束，惟查該項習慣法中，有關於婦女之種種規定，實與我國提倡男女平等之旨大相違背。如女子承繼遺產祇得長子之八分一、女子之私有財產，須於結婚前宣佈登記方為有效、女子三十五年不育，丈夫可得提出離婚、女子妒忌或有特殊疾病，丈夫亦可提出離婚，及寡婦祇許追求贍養費等等，均不適合中國今日之國情，亦非中國人民今日之習慣規律。中國自革命運動以來，男女平等，律有專條，此影響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之華人習慣法，實有傷害中葡友善之邦交，為此逼得條文呈請

貴政府察核，伏懇本中國法律規定男女平等之原則，從新予以修正，俾使僑居澳門之中國婦女，得與國內婦女同樣享受平等待遇，則婦女前途實深利賴。

謹呈

葡萄牙澳門政府總督戴思樂

澳門中華婦女會謹呈

楊若芸

常務理事

崔瑞琛

陳德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日³⁴

事實上，在是次修例嘗試的過程中，經常出現先由澳門中華婦女會請願，再由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澳門專員公署跟進的規律，使修例全程始終伴隨着中國國民黨當局施壓的因素，可以說是促成修例的主導力量。就在澳門中華婦女會陳情後不足兩個星期，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澳門專員唐榴向護理總督轉達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的函件，重複澳門中華婦女會陳情的內容。當局在收到函件後，亦不敢怠慢，由民政總局出面，在 5 月 7 日函覆澳門中華婦女會，歡迎其隨時前往會商。不過，從當局的檔案和報章的報道，可以判斷雙方從未就此事會面協商。另一方面，葡萄牙國民大會在 1946 年 3 月 18 日開始辯論修改《屬地自治條例》（*Carta Orgânica do Império Colonial Português*），國民大會附設的屬地委員會主席索薩·平托（Alexandre Alberto de Sousa Pinto）在 3 月 22 日

³⁴ Repartição Central do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1933-1948). *Processo n.º 59, Série C*，澳門檔案館藏。標點符號為作者所加。除非特別註明，關於本次修訂《華人習俗條例》及被取代的經過均引用自該檔案。

以“純粹確立既定狀況”為理由，動議在第 246 條中加入“土著”分類及相關制度，不適用於葡屬印度、澳門和佛得角的附款，在沒有代表提問和發言下獲得通過。³⁵《屬地自治條例》引入的這項規定，使葡萄牙對海外屬地採用的“土著制度”在理論上不再適用於澳門，但這並未成為澳葡當局檢討和修訂《華人習俗條例》的立場和理由。至 12 月 20 日，時任民政總局局長美地路（**Manuel Matelo**）向護理總督衛意禮（**Samuel da Conceição Vieira**）呈交請示書，建議廢止《華人習俗條例》，澳門華人居民就《條例》涵蓋事宜直接適用葡萄牙一般法律的規定，並要求檢察官（前稱律政司）就此事發表意見。值得注意的是，美地路的請示書中對《華人習俗條例》原本的處理建議是“更新”（*renovação*），但有人臨時用筆更改原稿“*renovação*”一詞的兩個字母，變為建議“廢止”（*revogação*），可見當時行政當局承受中方的壓力不小。

檢察官在 1947 年 1 月 20 日發表意見書，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華人習俗條例》的事宜，並附同一份草案，建議葡籍華人適用葡萄牙民法、非葡籍華人適用中國民法、按照《華人習俗條例》而確立的狀況獲准保留，最後建議廢止《華人習俗條例》。檢察官的建議獲護理總督接納，並在 1 月 27 日簽發訓令，成立由法院院長（由備席院長傅齡嘉，**João de Vila Franca** 暫代）出任主席、檢察官羅渣（**Manuel Carlos da Rocha**）、澳門市行政局局長柯慕靈（**Amadeu Pacheco de Amorim**）、律師羅巴度（**Pedro Guimarães de Lobato**）和左次治為成員的委員會，“將現行中國習俗條例重新修改呈請中樞核准”，³⁶ 並無提及廢止的建議。澳門中華婦女會在 3 月份上書衛意禮，再度催促修改，並轉告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澳門專員公署，獲民政總局局長美地路函覆已成立委員會展開工作。委員會最終在 1947 年 5 月完成草案，明確非葡籍華人僅於親屬和繼承事宜適用中國民法，增加按照中國禮俗結婚具有民法效力，以及營業可在繼承人同意下轉讓的規定。草案在取得政務會議的讚同意見後，由護理總督在 1947 年 6 月 23 日上呈里斯本屬務部部長，更先後在 1948 年 1 月和 2 月拍發兩份電報，促請中央政府盡快核准草案，其中一份被列為機密的電報中更有“道德、政治秩序之迫切需要”、“堅決要求（屬務部部長）議決”等語。行政當局承受的壓力，由此再可見一斑。

³⁵ Secretaria da Assembleia Nacional (1946). *Diário das Sessões. Assembleia Nacional. IV Legislatura. Sessão n.º 53*, em 21 de Março, p. 924.

³⁶ In *Boletim Oficial da Colónia de Macau*, n.º 5, 1 de Fevereiro de 1947, p. 73.

結果，屬地高級會議在 1948 年 5 月通過草案，但刪除當中建議廢止《華人習俗條例》的條文，以免影響《條例》生效之前已確立狀況的效力。兩個月後，鑒於國民政府外交部兩廣專員公署駐香港辦事處向港英當局質詢會否跟隨澳門做法，總督基於此事對澳門有“政治益處”而再向屬務部拍發機密電報，請求中央政府以空郵方式寄送刊登取代《華人習俗條例》的第 36987 國令的葡萄牙《政府日報》（*Diário do Governo*），以便於《澳門政府公報》轉載。當局在 1948 年 8 月 11 日收到《政府日報》後，隨即在 8 月 14 日的第 33 期《澳門政府公報》轉載，同時安排譯漢，並在 8 月 28 日發行的第 35 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譯本。民政總局局長美地路在 7 月 29 日致電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澳門專員郭則范，轉達里斯本當局核准草案一事。³⁷ 澳門中華婦女會在收到郭則范的轉達後，更在 8 月 22 日舉行餐會答謝中葡官員，總督柯維納（Albano de Oliveira）、郭則范和美地路伉儷應邀出席。³⁸ 葡萄牙和澳葡當局的立法措施，加上國民政府的壓力，亦促使時任港英總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在 1948 年 10 月成立一個由史德鄰（G.E. Strickland）為首的七人委員會，檢討香港華人的法律和風俗適用問題，為香港華人婚姻制度改革的漫長進程揭開序幕。

五、結語：兼議澳門法律司法“多軌制”的認識問題

《華人習俗條例》的醞釀和誕生過程，有着葡萄牙殖民當局開始注意並對海外屬地各“土著”群體的風俗習慣展開系統研究，以及將風俗習慣法典化的慣例定性為殖民政策一部份的背景。葡萄牙中央當局在 1869 年準備將《民法典》伸延至海外屬地生效時，對於“土著”適用該法和具體處理問題的考量起點，必然是從整個殖民帝國出發，而非僅澳門一隅，因而才會出現要求海外省總督應促請權限人士盡早起草相關的風俗習慣條例，以便中央政府核准的條款。³⁹ 雖然澳葡當局起初似乎對里斯本中央當局的政策略顯抗拒，但隨着澳葡行使司法職能的各組織運作漸上軌道，亦開始發覺有必要整理並歸納澳門華人

³⁷ “華人習慣條例撤消 外交公署接到覆文 昨函轉中華婦女會知照”，《華僑報》1948 年 8 月 1 日，第 2 版。

³⁸ “婦女會發動義演 籌托兒所經費 澳督對該所甚關懷”，《華僑報》1948 年 8 月 24 日，第二版。

³⁹ § 3.º do artigo 8.º do Decreto de 18 de Novembro de 1869. *Collecção Oficial de Legislação Portuguesa (Anno de 1869)*, p. 580.

風俗習慣的規律，成為配合中央當局的殖民管治系統化工程的一部份，特別是在《民法典》伸延至澳門生效後，官員為澳門華人的風俗習慣定例的意願更顯積極。在當地任職的司法官通過自身的工作經驗以至系統的研究累積，到 1890 年代左右已基本掌握情況，並曾向里斯本中央當局和澳門總督報告。

即使撇開上述背景不談，當時澳門的司法人員和法律工作者仍存在國籍、葡語認識和資歷等任職條件限制，行政當局的翻譯工作亦多由葡萄牙後裔人士（俗稱“土生葡人”）負責，華人往往只負責執筆寫字的體力勞動，因此有論者竟提出所謂由“熟悉葡國法律的澳門華商”⁴⁰ 起草《華人風俗條例》的推測，恐怕從一開始已經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更何況《條例》本身雖然以澳門的華人居住人口為適用對象，但它事實上是葡萄牙法律的一部份，並不完全自外於葡萄牙的法律體系而完全不受其約束，其涉及的立法技術，肯定只有受過葡萄牙法律專業訓練的法學士才可勝任，特別是涉及“土著”風俗習慣的法律草擬，又必須顧及葡萄牙法律整體，特別是《條例》的實施，不得妨礙“公序良俗”（*ordem pública*）和葡萄牙主權的自由行使，⁴¹ 在上述背景和要求下，當時幾乎只有按察司和國家律政司才有能力起草。而現有已知的文獻資料亦可確定，《華人習俗條例》的草案初稿事實上由澳門按察司衙門起草，按察司在推動《條例》進入實質立法階段方面扮演關鍵的角色，更是毋庸置疑；華人居民在起草《條例》方面並無主導角色，僅限於曾列席當局成立的委員會。而從後來的修訂嘗試可見，華人能否參與完全取決於主事官員的個人喜好，但直接參與的機會幾乎付諸闕如，從現有的資料看來，華人本身對修例的興趣，以至發表意見的積極性亦不太大。

澳門《華人習俗條例》實施後，逐漸與中國社會在同一時期所經受的劇烈變革脫節，女權思想和性別平等的意識，在這段時期逐漸在中國社會紮根並廣為接受。《華人習俗條例》的兩次修訂嘗試，先有羅德禮總督意欲振興澳門施

⁴⁰ 何志輝：《華洋共處與法律多元——文化視角下的澳門法變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年，第 100 頁，註 3。

⁴¹ José Carlos Ney Ferreira 及 Vasco Soares da Veiga, *Estatuto dos Indígenas Portugueses das Províncias da Guiné, Angola e Moçambique, Anotado* (2.^a edição). Lisbon: unknown publisher, 1957, p. 25。筆者之所以不將 *ordem pública* 譯作“公共秩序”，是因為在葡萄牙的殖民政策語境下，公共秩序還包括以基督信仰作為確立的道德標準。

政，後有《中華民國民法》的頒佈實施逼使當局正視《條例》不足的背景，但都受當時各自的條件所限，失敗告終，直至抗日戰爭勝利後，澳葡當局在中國國民黨當局的壓力下，向里斯本中央當局建議廢止《華人習俗條例》，最終以第 36987 號國令取而代之，明確非葡籍華人在親屬和繼承事宜上應受中國民法約束，同時維持《條例》生效期間受之約束的所有行為的法律效力。但是，第 36987 號國令的序言和本文都並無明確廢止《華人習俗條例》，因此《條例》實際上並非且不應簡單理解為被廢止，而是終止適用。由於葡萄牙在 1867 年將《民法典》伸延至海外屬地生效時，容許“土著”對原本不受《民法典》約束的風俗習慣選擇接受其約束，第 36987 號國令的規定在客觀上使澳門華人無法一如以往，按照案件性質而選擇接受中國還是葡萄牙的民法約束，亦意味着葡萄牙不再通過在自身的法律體系內，為澳門華人的“風俗習慣”定例，而改以中國民法作為“風俗習慣”的參照，再加上 1946 年葡萄牙修訂《屬地自治條例》，非葡籍華人在理論上不再被視為“土著”，這使澳門華人至少在私法關係上已從過往被定性為“土著”轉為“外國人”。

同時，由於原《華人習俗條例》實際上是葡萄牙《民法典》下的例外條款，《條例》本身涵蓋的親屬和繼承事宜的範圍也並不完整，自然沒有足以取代葡萄牙《民法典》的用意，而且《條例》本身亦訂明未盡之處一概適用在海外屬地生效的葡萄牙法律，而非中國法律，所以第 36987 號國令的實施，使所謂的“華律治華人”（指非葡籍澳門華人）原則到此時在澳門再度確立起來，而此時的“律”指《中華民國民法》的親屬和繼承部份，而不是《大清律例》。這反過來亦可證明當初澳門《華人習俗條例》的立法，從來只有葡萄牙殖民政策和法制在澳門實施和適用的因素，而無所謂“香港經驗之因素”。⁴² 而第 36987 號國令在澳門實施，更成為港英當局探討華人婚姻制度改革是直接因素之一，這可印證澳門一些比香港超前的做法，有時同樣可以對香港社會經濟和制度發展產生一定的推動作用。

從葡萄牙殖民當局有“風俗習慣法典化”的慣例，並於 19 世紀確定為政策的角度出發，澳門《華人風俗條例》從立法到被取代的全程，亦揭示華人學術界在過往一段長時期認為葡萄牙在全面確立對澳門的殖民管治後，跟隨港英

⁴² 何志輝：《華洋共處與法律多元——文化視角下的澳門法變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年，第 105-106 頁。

當局實施以《大清律例》規範華人居民私法關係的“華律治華人”原則的觀點，似乎亦應有修正的必要：澳葡官員最初認為葡萄牙法律在一般情況下應直接適用於華人，但隨着司法管理經驗的累積，轉而認為有需要配合葡萄牙政策，為華人風俗習慣定例。無論是澳葡官員的最初見解，或是後來華政衙門運作規章的具體規定，都可以確定“華律治華人”的原則，其實只是構思把葡萄牙法律直接適用華人或是制定《華人習俗條例》之前的一種過渡措施，其施行基本上與香港無關。《條例》作為葡萄牙法律的一部份，在其生效期間明顯不再適用“華律治華人”原則，直至 1948 年第 36987 號國令生效之後才重新被確立，特別是對該國令生效之後發生的法律行為而言。這進一步說明吾人在解析葡萄牙殖民管治時期澳門法律和司法的“多軌制”（pluralismo）⁴³ 的客觀特徵時，似乎仍需以謹慎和辯證的角度加以看待，既應信而有徵，在分析時更應採用合適的地緣視角，避免過於簡化或側重放大。

第 36987 號國令訂定的“華律治華人”原則，在當時葡萄牙和中華民國的民法概念和規定相近的背景下，本應未致於產生問題，而且可讓澳門華人俟後的私法關係規範能與中國法制日後的變化同步，避免重蹈《華人習俗條例》屢次修訂而又屢次失敗的覆轍，有助降低葡萄牙和澳門的行政管理乃至政治成本。然而，就在此國令生效不久，中國政局發生劇變。在葡萄牙於往後的一段長時期仍未承認新中國政府的背景下，當時澳門的法院在實務上仍繼續援引效力已縮限於台澎金馬地區的《民法》，作為審查華人確立親屬和繼承關係的“風俗習慣”依據，上訴法院亦認可其實質和形式上的合法性，⁴⁴ 但澳門的地緣位置、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當地的角力和勢力的此消彼長，以至台海雙方因社會經濟制度不同而在法制建設上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這些因素共同使以來自中國內地移民為主的澳門非葡籍華人的屬人法則，自 1950 年代開始已逐漸進入非常尷尬的境況。而 1967 年生效的葡萄牙新《民法典》，又並未因為澳門的特殊情況而引入以個人常居地作為屬人法則的概念，這些因素都使“華律”所援引依據的正當性逐漸受到質疑。直至中葡關係正常化，並確定中國政

⁴³ António Manuel Hespanha, *Panorama da História Institucional e Jurídica de Macau*.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5.

⁴⁴ 參閱 Repartição Provincial do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1957), *Processo n.º 45, Série D*, 澳門檔案館藏。

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的具體安排後，行政當局在 1991 年頒佈第 32/91/M 號法令，⁴⁵ 確立澳門華人居民的屬人法則，明確澳門的現行法律適用於本地區的常居者，以及承認表意人在常居國按照該國的權限法律所成立的法律行為，同時廢止第 36987 號國令，才算在相當程度上解決當時被當局視為“外國人”的非葡籍澳門華人，由於中國尚未完全統一的原因而在親屬和繼承關係上出現的法律適用問題。

⁴⁵ Decreto-Lei n.º 32/91/M. In *Boletim Oficial de Macau*, n.º 18, 6 de Maio de 1991, pp. 2259-2260.

附件：1935 年《華人習俗條例》草案（政務會議通過版本）

說明：本草案的中文譯本，以 1935 年 4 月 11 至 13 日《澳門時報》刊登的中文譯本為基礎，盡量按照原譯本的翻譯風格，補譯經政務會議通過後的立法證書草案的序言和本文部份，以及補譯和修正《條例》草案的個別行文。對於原譯本中明顯錯誤或易生混淆的譯詞（例如“民事能力”被譯作“市民資格”），亦一併修正。另應指出的是，與見諸報章的版本比較，政務會議通過的《條例》草案除新增侍妾可提起離婚訴訟的條款外，並無重大修改，而文本之間如有歧義，仍以葡文文本為準。

Sendo necessário modificar as disposições codificadas dos Usos e Costumes dos Chins de Macau, porque as autoridades judiciais e administrativas reclamam de há muito contra as antiquadas e deficientes regras, nele estabelecidas, por não satisfazerem às condições da actual sociedade chinesa;

Considerando que esses usos e costumes devem evolucionar, no sentido das novas regras de direito civil, consignadas no Código Civil Chinês, de modo a adaptá-las às condições actuais dos chineses, que vivem na colónia de Macau;

Atendendo, porém, a que essa adaptação deve ser feita com os necessários cuidados para não se romper bruscamente com uma tradição muitas vezes secular, o que determinaria a inexecutabilidade da lei; Considerando ainda a circunstância do Código Civil Chinês não estar em vigor em todo o território da República Chinesa e, aonde está, não ser

查司法及行政當局，長期以來反映《澳門華人習俗條例》訂定之規則已顯過時與不足，未能滿足當今華人社會之狀況，而有修訂之需；

查此等風俗，應按中華《民律》訂定之嶄新民律規則加以改進，並適應居於澳門屬地之華人之當前狀況；

然此等採用尤應審慎為之，以免粗暴破除數世紀以來之傳統，而使法律無法執行；

另查中華《民律》，未及中華民國全部統治範圍施行；在施行之處，亦非遵行該法之所有部份；

cumprido em toda a sua extensão;

Com a aprovação do Conselho do Governo, o Governador da Colónia de Macau, no uso das faculdades que lhe são atribuídas pelos artigos 28.º e 30.º do Acto Colonial e pelo artigo 43.º da Carta Orgânica do Império Colonial Português, manda o seguinte :

Artigo 1.º É aprovado o «Código de Usos e Costumes Chineses», que segue no presente diploma e dele faz parte integrante.

Art. 2.º Fica revogado o decreto de 17 de Junho de 1909, que regulou os direitos e obrigações dos chins de Macau com relação a alguns dos seus usos e costumes.

Publique-se e cumpra-se como nele se contem.

Residência do Governo da Colónia em Macau, aos...de Abril de 1935.

O Governador,

António José Bernardes de Miranda.

Código dos Usos e Costumes Chineses

Artigo 1.º São mantidos e ressalvados aos indivíduos de raça chinesa, residentes ou domiciliados em Macau, qualquer que seja a sua nacionalidade, os seus usos e costumes especiais e

經政務會議核准，本總督合依《屬地法》第二十八款、第三十款，暨《屬地自治條例》第四十三款所賦予之權，特行頒佈如次：

第一款、核准本証書附同之《華人習俗條例》，並為本証書之一部份。

第二款、應將規範澳門華人部份風俗之權利及義務之一九〇九年六月十七日上諭廢止之。

本立法証書希官民人等一體遵照。

一九三五年四月 日

澳門總督美蘭德

《華人習俗條例》

第一款、對於中國國族之人，不論屬於何國國籍、暫時寄居或實居澳門者，其特別及私人之習俗在下列各條款所修正者，一律維持及保留之。

privativos, revistos e codificados nas disposições seguintes.

Art. 2.º Os Chineses, que tenham celebrado Casamento católico, ou casamento perante oficial do registo civil com as condições e pela forma estabelecida na lei civil portuguesa, sem declaração expressa de que pretendem aproveitar-se da excepção deste código, estão isentos da aplicação dos direitos de família e sucessão reconhecidos nele.

Art. 3.º As disposições do Código Civil e mais legislação portuguesa serão aplicáveis aos que por elas optarem, de comum acordo, desde que aproveitem da excepção deste Código.

Art. 4.º Os casos omissos serão regulados pelas disposições do Código Civil Português e mais legislação aplicável.

Da capacidade civil

Art. 5.º A maioridade é aos vinte anos contados desde a data do nascimento.

Art. 6.º A emancipação pode ter lugar aos dezoito anos, contados da data do nascimento.

Art. 7.º O pátrio poder é exercido pelo pai e, na sua falta ou impedimento, pela respectiva mãe, mesmo que seja concubina.

§ único. Quando a mãe passar a segundas núpcias ou for tomada para

第二款、凡奉天主教禮式，或於立契官面前以西洋民律之條件及訂定之形式結婚之華人，若無明確聲明擬取得本條例權利權益時，豁免適用當中承認之親屬及繼承之權利。

第三款、凡華人雖取得本條例權利權益，而遭當事人雙方之同意甘願受西洋《民律》及其他法律之制裁時，當然從西洋律例處斷。

第四款、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概從西洋《民律》及適用之現行條例處理之。

民事能力

第五款、由出生之日起滿足二十歲者，為成年人。

第六款、由出生之日起滿足十八歲者，可取得親權之解除。

第七款、家庭間之主權，當操諸父之手，父死或他往時，則由母氏操之，雖屬侍妾亦可維持。

附款、若其母改嫁別人或隨別人作妾時，得由家長代理之。

concubina, o pátrio poder será exercido pelo *Ka-cheong*.

Art. 8.º *Ka-cheong* é o parente mais próximo do marido, representante do chefe de família.

Do casamento

Art. 9.º O casamento celebrado entre contraentes chineses, segundo os ritos da sua religião ou de acordo com a sua lei civil, produz os efeitos que as leis portuguesas reconhecem ao casamento católico e civil.

Art. 10.º Na falta de qualquer acordo ou convenção antenupcial entende-se que o casamento é feito sob o regime de separação absoluta de bens, a seguir regulado.

Art. 11.º São bens próprios da mulher e deles pode ela dispor livremente sem outorga do marido:

- 1) Os bens denominados *Tai-ki* ou *Si-ki*;
- 2) Os bens próprios para seu uso pessoal;
- 3) Os bens necessários e essenciais á profissão que ela tiver;
- 4) Os bens. que lhe forem exclusivamente doados;
- 5) Os bens que ela pessoalmente tiver adquirido.

§ único. Entende-se por bens *Tai-ki* ou *Si-ki* os bens, que a mulher leva para o casal, dados pelo pai ou adquiridos por

第八款、家長為夫族最近之親屬，乃一家之長。

婚姻

第九款、凡華人按照中華禮教或其《民律》而結婚者，當然與西洋法律所認之天主教禮式及民律結婚者同一效力。

第十款、未結婚之前無任何契約之規定時，其婚姻之締結，當然為財產雙方之獨立，應照下一條款辦理。

第十一款、在下列明之財產，為妻個人本有之財產，任便自由支配，毋須夫之允許。

（甲）體己或私己之財產；

（乙）其本人應用之財產；

（丙）其職業上所應用之財產；

（丁）所有其他財產為他人所贈與者；

（戊）所有其本人自置之產物。

附款：所有體己私己者，乃其父所給與，或在締婚前由本人所自置而攜帶者。

ela antes do casamento.

Art. 12.º Todos os mais bens, excepto os que forem adquiridos pelo casal, são considerados próprios do marido e deles pode este dispor livremente, sem outorga da mulher.

Art. 13.º A administração de todos os bens, com excepção dos próprios da mulher, pertence ao marido.

Art. 14.º O marido pode estar em juízo sem outorga nem consentimento da mulher, assim como esta pode estar sem outorga, nem consentimento do marido.

Da dissolução do casamento

Art. 15.º O casamento dissolve-se:

1.º Pela morte de um dos cônjuges;

2.º Pelo divórcio.

Art. 16.º O divórcio podem ser litigioso ou por mútuo consentimento.

Art. 17.º O divórcio litigioso poderá ser pedido por qualquer dos cônjuges, mas só judicialmente poderá ser decretado.

Art. 18.º São taxativamente causas do divórcio:

- 1) Adultério da mulher;
- 2) Sevícias ou injúrias graves;
- 3) Abandono completo do domicílio conjugal por mais de três anos;
- 4) Adopção do regime de concubinato, sem consentimento da mulher legítima;

第十二款、除夫妻所置之財產外，餘為夫之財產，得任便自由支配，毋須妻之允許。

第十三款、所有財產之管理權，除本妻之有財產外，概歸夫主管之。

第十四款、夫不須妻之簽署或同意，妻亦不須夫之簽署或同意，始可進行法庭之事務。

婚姻之消滅

第十五款、婚姻消滅之原因如次：

（甲）不論任何一方之死亡；

（乙）離婚。

第十六款、離婚可分訴訟離婚或兩願離婚。

第十七款、離婚訴訟，無論何方均得提出，但祇限於法院方面有權處斷之。

第十八款、離婚必具之理由如次：

（甲）不貞者；

（乙）受虐時或重大之侮辱者；

（丙）放棄家庭責任三年以上者；

（丁）夫立妾未先得妻之許可者；

5) Doença contagiosa reconhecida incurável, ou doença incurável que importe aberração sexual;.

6) Loucura incurável;

7) Condenação de um dos cônjuges por crime infamante ou em pena superior a três anos de prisão.

Art. 19.º O direito à acção de divórcio com fundamento nos n.ºs 1.º, 2.º e 4.º do artigo anterior prescreve por lapso de seis meses, a contar da data em que o cônjuge ofendido tiver conhecimento dos factos ou pelo lapso de dois anos a contar da ocorrência dos mesmos factos.

Art. 20.º O direito à acção de divórcio com fundamento nos n.ºs 6.º e 7.º do artigo 18.º prescreve por lapso de um ano, a contar da data em que o cônjuge tiver conhecimento do facto ou por lapso de 5 anos a contar da ocorrência dos mesmos factos.

Art. 21.º Decretado o divórcio, os filhos menores ficam sempre a cargo do marido, a não ser que os cônjuges tenham acordado de modo diferente, ou ainda que o divórcio haja sido decretado por algum dos fundamentos dos n.ºs 3.º, 4.º e 5.º do artigo 18.º pois em qualquer destes casos os filhos serão entregues e confiados àquele a favor do qual tenha sido decretado o divórcio.

§ único. No caso de manifesta inconveniência de serem os filhos

(戊)染有傳染病，完全確不能治愈者，或不治之症而致不能性交者；

(己)患有不治之癲狂症者；

(庚)不論任何之一方，經法院判決犯有污辱之罪者，或處以監禁三年以上者。

第十九款、按照前款甲、乙、丁等項之理由，其受害者之一方提起訴訟權，應由事之發覺或發生日起六個月為有效時期；如在事之發覺或發生後已逾兩年者，則消失其起訴權。

第二十款、按照十八款己、庚項之理由，其受害之一方提起訴訟權，由事之發覺或發生日起一年內為有效時期；如在事之發覺或發生後已逾五年者，則消失其起訴權。

第二十一款、離婚案一經判決確定後，如雙方未訂有特別條件時，其所生未成年之子女，當然歸夫管理之；倘離婚乃因第十八款丙、丁、戊等項之理由者，則離婚案判決確定後，自當判歸勝訴人管理。

附款：倘認為判交不論何方管理未成年子女仍不便利時，則具權限之

entregues à guarda de qualquer dos cônjuges serão eles confiados à guarda de um tutor nomeado, pela autoridade judicial competente.

Art. 22. Do divórcio resulta sempre a separação e partilha de bens entre os cônjuges, qualquer que seja o regime patrimonial que tenham adoptado, readquirindo cada um deles a propriedade plena e livre administração dos que lhe ficarem pertencendo.

Art. 23.º A acção do divórcio será proposta e julgada nos termos da lei do divórcio de 3 de Novembro de 1910.

Art. 24.º Nenhuma acção de divórcio poderá ser proposta com o fundamento no disposto no n.º 4 do artigo 18.º, quando o concubinato tenha sido anterior à promulgação deste Código.

Do concubinato

Art. 25.º O marido pode, tanto na constância do casamento com o consentimento da mulher legítima, como após a sua dissolução, tomar concubinas.

Art. 26.º Os filhos, que delas tiver, são em tudo equiparados aos que houver da mulher legítima.

Art. 27.º A concubina só pode ser repudiada, desde que se verifique qualquer das causas, que fundamentam o pedido do divórcio.

司法當局得另派一監護人並交其管理之。

第二十二款、離婚時不論以前所定婚約如何，一經離婚判決確定，則所有財產夫妻平均之，每一方所得之財產由其任便自由管理。

第二十三款、離婚訴訟應按照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三日離婚律之規定，提起訴訟及判決。

第二十四款、凡本條例頒佈之前已立之侍妾，得因第十八款丁項之理由提起離婚訴訟。

侍妾

第二十五款、夫於婚姻有效時期若取得妻之同意時，或於婚姻消滅時，得立妾。

第二十六款、庶出之子女，完全與嫡出同等。

第二十七款、祇可於證實提出離婚之訴訟之理由時，始可將侍妾廢棄。

Da adopção

Art. 28.º A adopção de filhos de qualquer sexo é facultada aos chineses do sexo masculino ou feminino, desde que não tenham descendência legítima.

§ único. Só é permitida a existência dum adoptivo.

Art. 29.º A adopção, para produzir efeitos civis, implica o consentimento do adoptivo, desde que este seja maior de 14 anos, bem como o de seus pais, ou, na falta destes, o dos seus representantes legais.

§ 1.º É reconhecida a adopção, feita em território chinês, que poderá ser justificada por qualquer meio de prova.

§ 2.º A adopção, quando feita em território português, só produzirá efeitos em escritura pública.

Art. 30.º A diferença de idade entre o adoptivo e o adoptante será de vinte anos, pelo menos.

Art. 31.º A adopção, quando feita por indivíduos casados, não poderá realizar-se sem o consentimento expresso do outro cônjuge.

Art. 32.º Um mesmo indivíduo não pode ser adoptado como filho por mais de uma pessoa.

Art. 33.º Os filhos adoptivos deixam de fazer parte das famílias de seus pais naturais e gozam, nas dos adoptantes, dos quais tomam o apelido, de todos os

承嗣子女

第二十八款、凡華人無論男女，如無正式子女以繼其後時，有權採納不論男女以為承嗣。

附款：祇可採納一人以承嗣後。

第二十九款、凡承嗣在法律上取得之民律效力，必須承嗣人年逾十四歲之男或女及其父母之允諾方為有效；若父母已亡，則須要其父母之正式代表人之允諾方可。

附款一：在中華統治範圍內作出之承嗣，經提出任何證明，均予承認。

附款二：在大西洋統治範圍內，凡承嗣祇限於在立契官立契，方為有效。

第三十款、凡納嗣子者，必須其人長於所納之承嗣人二十年以上。

第三十一款、凡結婚之男女，欲納承嗣子時，必須取得對方之同意。

第三十二款、凡為嗣子者，不得再復承嗣他人。

第三十三款、嗣子既承嗣之後，當然與本宗脫離關係，並適用納嗣者之姓氏；又除第四十九款之規定外，在納嗣子者之家庭間，對於民律及宗

direitos de filhos legítimos aos quais são equiparados, para todos os efeitos civis e religiosos, com a excepção estabelecida no artigo 49.º deste Código.

Art. 34.º A adopção pode terminar pelo repúdio judicialmente decretado, a pedido de qualquer dos interessados.

Art. 35.º São taxativamente causas do repúdio:

- 1) Sevícias ou injúrias graves;
- 2) Deserção voluntária e de ma fé;
- 3) Condenação do adoptivo em pena superior a três anos de prisão;
- 4) Prodigalidade do adoptivo.

Art. 36.º Decretado o repúdio o adoptivo volta para a família de onde saiu, readquirindo todos os seus direitos, inclusive o uso do apelido dos seus pais naturais.

Art. 37.º Os adoptivos só concorrem à herança de seus pais naturais, quando estes faleçam sem testamento e sem quaisquer herdeiros legitimários.

Das Sucessões

Da sucessão testamentária

Art. 38.º O testamento tem de ser feito em conformidade com a lei portuguesa.

§ único. O testamento cerrado pode ser escrito em caracteres sínicos mas, no auto de aprovação, as declarações a que se referem os n.ºs 1.º, 3.º e 4.º do

testamento, têm a mesma força jurídica e a mesma eficácia jurídica que os do testamento aberto. O testamento cerrado não produz efeitos de direito de herança, nem de legação, nem de legado, nem de doação, nem de usufruto, nem de uso, nem de habitação, nem de administração, nem de representação, nem de tutela, nem de curatela, nem de interdição, nem de incapacidade, nem de incapacidade absoluta, nem de incapacidade relativa, nem de incapacidade temporária, nem de incapacidade permanente, nem de incapacidade transitória, nem de incapacidade definitiva, nem de incapacidade absoluta, nem de incapacidade relativa, nem de incapacidade temporária, nem de incapacidade permanente, nem de incapacidade transitória, nem de incapacidade definitiva.

第三十四款、承嗣之中斷，祇限於法院之判決，惟不限任何一方之狀請。

第三十五款、承嗣中斷之理由如次：

- (甲) 受虐待或重大之侮辱者；
- (乙) 立實反背信義之逃亡者；
- (丙) 承嗣人犯罪，經法院判決執行監禁三年以上者；
- (丁) 承嗣人任情揮霍者。

第三十六款、承嗣中斷一經法院判決後，承嗣人當然歸宗，並回復其本原姓氏與本原之權限。

第三十七款、承嗣人當其嗣父死亡，如無繕立遺囑又其嗣父家庭並無其他足以証實為有繼承權承受其遺產之人時，得繼承其財產。

繼承

遺囑之繼承

第三十八款、凡遺囑必須按照大西洋法律立之。

附款：秘密遺囑可用華文繕立，但於批准認實之記錄內，記明立遺囑人按照《民律》第一九二二款第一、第三、第四等項聲敘事實，所聲述者完

artigo 1922.º do Código Civil, serão feitas na fé do próprio testador.

Art. 39.º Legítima é a porção de bens de que o testador não pode dispor por ser aplicada aos herdeiros referidos no artigo 40.º e consiste:

1.º Quando estes sejam descendentes, pais ou cônjuge sobrevivivo, na metade dos bens do testador;

2.º Quando sejam irmãos e seus descendentes ou avós, na terça parte dos mesmos bens.

Da sucessão legítima

Art. 40.º A sucessão legítima defere-se, excluindo o cônjuge sobrevivivo, na ordem seguinte:

1.º Aos descendentes;

2.º Aos pais;

3.º Aos irmãos e seus descendentes;

4.º Aos avós.

Art. 41.º O cônjuge sobrevivivo sucede sempre ao falecido e a sua cota hereditária é:

1.º Igual à de cada um dos descendentes ou à do filho adoptivo, quando com eles concorrer;

2.º Igual à metade da herança, quando concorrer com os pais ou irmãos e descendentes do falecido;

3.º Igual a dois terços da herança, quando concorrer com os avós.

Art. 42.º Na falta dos herdeiros mencionados nos quatro números do artigo 40.º e de filho adoptivo, o cônjuge sobre vivo é universal

totalmente comprovado.

第三十九款、特留財產乃財產之一部份，非所繼人之所能支配，因應歸第四十款所指明之繼承遺產人，所得者如次：

（甲）給與直系卑屬或父母，或在世之夫與妻，佔所繼人全部財產之半；

（乙）給與兄弟及其後人或祖父母，佔所繼人全部財產三份之一。

依法之繼承

第四十款、除在世之夫與妻外，依法受遺產人如下列：

（甲）直系卑屬；

（乙）父母；

（丙）兄弟及其後人；

（丁）祖父母。

第四十一款、夫或妻間遇有一方之死亡，當由他方代之，其財產繼承之部如次：

（甲）若與直系卑屬或嗣子同分時，應每份同等；

（乙）若與父母或兄弟及其後人同分時，應佔全部遺產之半；

（丙）若與祖父母同分時，應佔全部遺產三份之二。

第四十二款、如無第四十款所指明之四項承受遺產人及無嗣子時，則在世之夫或妻，為遺產全部之繼承人。

herdeiro.

Art. 43.º Os filhos legítimos e seus descendentes sucedem aos pais e demais ascendentes, posto que procedam de casamentos diversos ou dos concubinatos.

Art. 44.º Se os descendentes se acharem todos no primeiro grau e forem todos varões, sucederão por cabeça, dividindo-se a herança em tantas partes quantos forem os herdeiros, sem prejuízo do disposto no artigo 41.º.

Art. 45.º Se concorrerem todos ou parte deles representativamente, sucederão por estirpes pelas quais será distribuída a herança e subdividida nas estirpes em que houver mais de um herdeiro, observando-se sempre a mesma regra de igualdade.

Art. 46.º A legítima das filhas solteiras corresponde à metade da dos filhos.

Art. 47.º As filhas casadas, porque pelo casamento saíram da família dos seus ascendentes, não herdam.

Art. 48.º Se um filho adotivo não concorrer à herança com posteridade legítima, herdará todos os bens com a restrição do estabelecido no artigo 41.º.

Art. 49.º Se o filho adotivo concorrer à herança com filhos legítimos, a sua cota hereditária será igual a metade da dos filhos legítimos.

Art. 50.º As concubinas, enquanto se não casarem ou passarem a outro

第四十三款、依法直系卑屬及其後人，當應繼續其父母及其先祖，雖婚配之各殊或屬庶出者，亦同一律。

第四十四款、若直系卑屬其親等祇相差一級而同為男子時，照人數平均分之，但不能損碍第四十一款所規定。

第四十五款、繼承人或其後人繼承遺產時，應照親等人發遞相分，析照前款規定辦理。

第四十六款、凡未婚之女子繼承特留財產時，照男子每份之半數。

第四十七款、凡婚嫁之女子，因其已與尊屬家庭脫離關係，無繼承財產之必要。

第四十八款、凡嗣子如無依法之直系卑屬，與其同分時，則財產之全部，除第四十款之規定外，全繼承之。

第四十九款、凡嗣子與直系卑屬同分時，則其所得應佔每份之半數。

第五十款、侍妾如不再醮或為他人妾時，則從財產酌撥多小以為贍養

concubinato, ficam com direito a alimentos, que serão pagos pela herança e fixados pelo Conselho de Família.

Art. 51.º É facultado aos herdeiros, quando haja acordo da maioria deles, o direito de separarem para sacrificios de família, até à décima parte da herança indivisa, que será adjudicada em comum a todos os herdeiros e em nome destes registada na Conservatória do Registo Predial, sendo bens imóveis, e administrada pelo filho primogénito ou por um dos outros herdeiros escolhido pelo Conselho de Família.

§ único. Os bens de sacrificio de família podem ser alienados, mas só em hasta pública e com a anuência da maioria dos herdeiros e do Curador Geral dos Órfãos.

之資，概由親屬會定之。

第五十一款、倘得繼承人過半數之贊可，得從未分遺產之額撥出部份作為蒸嘗，惟不得超過全部十分一，應歸各繼承所共有，並用各自名義在澳門登記局登記作為固定產業，由長子或親屬會所選定一其他繼承人掌管之。

附款：蒸嘗之變賣，須公開投變，惟必須承繼人過半數之贊允，及孤兒照保護人之許可方可。